



小城有所这样的学校

荣根妹

淮安是座古色古香的小城,小城里曾有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——淮安师范。可别小瞧了这所学校,以前只有成绩佼佼者才能考上,因为这所学校不仅伙食免费,毕业还包分配。那年,我犹如一只刚刚会飞的青鸟,满怀新奇扑棱着翅膀飞进这所学校。

学校位于小城东南面东大街路侧。校园不大,布局明朗。校门正对一条宽阔的水泥路,路两旁植满梧桐,棵棵梧桐伸开长长的手臂将一条路遮掩得浓荫匝地,体育课上我们在深深的绿荫里跑来跑去,欢腾的身姿是我们青春深情的投影。

这条路将校园分成教学区和生活区。路右侧是教学区,四层层高的长条形教学楼里一批批学生来来去去。隔着二十年的风尘,我仍记得刚进校门的那个晚上,心间有讶异的欢喜,也有初次离家的浅淡惆怅。那晚,老师熄灭灯光,在我们的课桌上点燃支支蜡烛,烛光摇曳,一张张稚嫩羞怯的脸恍惚如梦……

书法老师是个可爱的老头,他的课总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后。我们从香甜的睡梦中被强拉到教室,打着哈欠,耷拉着脑袋。老师见到我们的样子,开始摆事实讲道理,他的语调是缓慢的,语气却是焦虑的,无论阐述了多

少道理最后总不忘说:你们处在一个最好的年龄,午睡时间不可太长,半小时足够,睡时间长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!那时,老师对我的魏碑大加赞赏,每次看后总叮嘱我,坚持下去,会有收获的。

教室窗外是宽敞的操场,有时体育班学生在上课,走神的我会望向窗外,望向那群又跑又跳的青春身影,当时的我羡慕他们不用一直坐在教室里上课,从未想过二十年后,我会怎样热烈地回想这又蹦又跳不知疲倦的青春啊。

操场东侧是片小树林。小树林似乎总是个神秘浪漫的所在,于我却是搞笑的。夏季的小树林里格外清凉,考试前,我喜欢带书去林间背诵。有时背书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有一次,我大梦初醒地睁开眼,觉得腿脚痒痒的,掀开裙子触电般从地上弹起来,原来是一只癞蛤蟆,从此再不敢进去了。

最有趣的是小树林对面的一座土山,说山有点夸张了,但那么大一个土丘绵延好几里路,似乎有了山的一点气势。据说这座土山是明清时期的古城墙,下面还有大半个高的洞,现在已修复成一个古城墙遗址公园。那时候山上多是松树,春日来临,我们相约去爬山。山上的土松软无力,尤其是一场

春雨后,松叶厚厚,踩上去软绵绵的,不像是土地,像是沙漠。这些正契合了我们青春探险的心境。我们雀跃着,一路欢笑着追逐跑过一棵棵松树,总是发现隐秘坐在树下或相拥或耳语的恋人。

再说生活区的事。从校门进来左拐,最近的便是教师生活区。那时候,我总有意无意走上紧邻教师生活区的一条路。有时会看到美术老师小巧玲珑的爱人在淘米做饭,让我想起“洗手作羹汤”的诗句,心下暗想以后的我也不会像她这样为心爱的男子作羹汤呢。

教师生活区前面是一个小院。说是小院,其实只是个过道。四面围了青瓦的砖墙,进出两边开了两个中式园林般的院门,园中一条曲折小路,便有了百转千回的雅致。难忘院中那颗银杏,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。日光透过高高的树叶星星点点洒落在地上,那些金色的碎片像极了一个个金色的脚印,可那时的我不知道当我的脚印离开这座校园,又会去往何方。

校园内有座全木质结构的木楼,据说也有百年的历史了。我喜欢登上木楼的感觉,木板在脚下发出质感饱满的蹬蹬声。而今,走在家里的木地板上却找不着那份轻盈晃荡的逍遥之感。

晚间的女生宿舍像多声部乐曲。床上铺的女生似乎永远都吃不饱,总坐在床边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什么。床对面的女生总是开窗睡觉求感冒,说是只有感冒了才能感动那个男生,才能正大光明的让自己忧伤一次。还有那个女生,永远是最迟一个回宿舍,不和我们交流,一心奔着保送上大学的目标,后来她如愿以偿,后来她嫁给了班上一直追她的那个男生。

如今,淮安师范如同一个人走完了她并不漫长的一生,那座校园已改名更姓为楚州中学。这么多年来,其实我是有时间有机会再去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的,但自从学校不复存在,我便不再去校园。再去,什么都变了,对于已近中年的我而言,只能徒增伤感。今天,我写下这样的校园,因为我知道小城市里的名胜古迹太多,自有更多人去书写去描摹,而我那业已不复存在的学校,许多人并不知晓,许多人都已将她忘却,而我作为她的学生,有必要写出来,告诉人们,小城里曾有这样一个学校,一所在她学生的记忆里永不会忘却的青春校园。

荣根妹,女,70后,机关公务员。出版散文集《眉间心上》,在省市级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多篇。

本栏目稿件由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提供

万亩桃园赏花

潘洪信

采采芳华拂拂风,
春声化蝶下云宫。
群山不待丹青手,
已有桃花先染红。

给父母的一封信

亲爱的父亲、母亲:

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又一次踏上行程,来到千里之外的淮安,开启了新的工作时刻。回家的时间虽然不长,但是回家和长辈谈心时,他们说的最多的,就是说我长大了,变得更加成熟稳重,刚毅坚定了。这些离不开你们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谆谆的教诲。

我记得在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们一起漫步在大学校园时,那时畅谈理想,父亲问我在大学要学习什么?我当时刚考上大学,哪里有这么多的思考,于是就胡乱地答了一句:“大学把学习学好就行了。”这时父亲严肃地看着我:“大学可不仅仅是简单地学习。我认为大学一定要根据你专业的具体内容,把专业知识学习扎实之后,还要真正地学以致用、学用结合。”当时我似懂非懂,也只能机械地记忆,但是随着时光的匆匆而过,我才越发品味出您们对我期许的价值所在。

等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,我又面临着一个问题,就是在学业完成和工作开始这个紧要衔接的阶段,我不能很好地适应。每天心情比较烦躁,但是也没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。就在这个时候,你们又一次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母亲在电话里鼓励我:“工作中遇到困难要比学习中遇到困难更普遍。因为工作中,你要将你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,而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是实时变化的。那你就应该在工作中把姿态放低,把心态放平,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,而不是钻牛角尖。”果然,听到母亲语重心长的话后,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逐渐迎刃而解。

当我来到法院报到的时候,在从家乡出发的火车站台上,你们拿着站台票,一边帮我整理行李,一边和我讲,孩子,你去人民法院工作,是我们全家的荣耀。但是你们又说,在法院工作,每天一进单位大门,就会有金灿灿的国徽映着朝阳在迎接你。头顶的国徽代表着党和人民对你的殷切期望和信任。你在法院工作一定要为人民服务,一定要走正道,一身正气,行得端做得正,抵御各种诱惑和腐蚀。一定要让党和人民满意和放心。”这些话虽然质朴无华,但是正是在这真挚的话语中,我感受到了父母对孩子身担重任的高兴和工作方向的严格要求。当时,一向感情内敛、不动声色的我,看着火车窗外既期待又不舍的父母,止不住哭了起来。可是又怕你们看到,我又迅速把头扭向了背靠着车窗的一侧,仅仅站起来,挥着手,向你们告别。

一转眼,来到法院工作已经一年半了,我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。在这里,我一定扎扎实实工作,努力提高理论功底和业务水平,工作上精益求精,因为我已铭记你们对我讲过的平淡质朴却刻骨铭心的道理。

此致
敬礼
儿子熙超
2019年2月28日



春风拂上我的心头

新安小学六(6)班 秦雅婕

谢谢你,陌生人,带给了我温暖,让我的世界瞬间春暖花开。

记得那一次,气温骤降,刺骨的寒风吹得我浑身无力,脑袋沉沉的,没办法,我只好乖乖地去附近的小诊所挂水。妈妈陪着我一起去的,可是没过多久,她接到电话,说公司有急事,要她必须现在赶回去。妈妈见我挂上盐水,叮嘱了几句,便匆匆离开了,留我一个人在诊所里。

头昏昏沉沉的,不禁让我打起了瞌睡。但挂水的阵阵寒意却让我很不舒服。我坐在靠近门的位置,冷风不断地冲向房间,冻得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“小姑娘,你没事吧?”我循声抬眸望去,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妇人。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,齐肩的卷发,微胖的身材,此刻,正关切地望着我。我刚想答复,一阵风袭来,吹得我说不出口话,只能微微摇头。她立即靠近我,摸了摸我的手,然后转头,大声喊道:“医生,这小姑娘冷得厉害,你拿条被子给她盖盖。”哦,原来是好心帮我要被子。一会儿,医生拿来了一条抱被,盖在我身上。老奶奶立刻伸手将被子往上拉了拉。“好点了吗?”她问。我点了点头,她也松了口气,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渐渐地,我身体终于有了些暖意。突然间,她轻轻拍了拍我,好奇地问:“小姑娘,你叫什么名字啊?”“多大了啊?”“在哪读书呀?”……一开始,我还有兴致与她闲聊几句,可慢慢的,我不禁感到厌烦,干脆扭头,假寐。

许是因为冷终于退下的缘故,不知不觉的,我竟真的睡着了。朦胧之中,我隐约感觉到有人在帮我拉被子,掖被角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才缓缓醒来,睁开眼,便碰上了老奶奶那双眸子。我一愣,旋即开口:“奶奶,您什么时候挂好了的啊?怎么不走呢?”她的嘴角含着微笑:“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,没人照顾,不放心你,就留了下来。”

顿时,我心头涌起暖意,良久,才慢慢说出“谢谢”。她笑了,苍老的脸上饱含着温柔。一股暖流,似春风,拂上我的心头。纵然外面寒风凛冽,我的心却满满的感动,素昧平生的你温暖了我……

点评:小作者的描述没有华丽的辞藻,在轻描淡写之中,将一个陌生人给予的温暖娓娓道来,沁人心脾。我的“厌烦”与老人的“温柔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热心、温暖的奶奶。



江南三月 史解元作



古城墙一角 李正林 摄

向往——床单公主

小时候经常随父母看淮剧。

一是热闹。看戏的地方人多,男女老少过大年似的挤在一起,小孩子的心也跟着兴奋起来,仿佛过了一回节。

二是美丽。在满城尽穿中山装的年代,戏剧仿佛为了满足人们隐秘的虚荣和幻想而存在。尤其是戏里的旦角,那个最漂亮的女子,粉面桃腮,珠饰闪闪,裙裾飘飘,绣花鞋一探,长袖子一甩,迈一步退三步,风情万种。

三是神秘。演员一会儿上台,一会儿跑下去。舞台后面是什么样子?古代人为什么说话扭扭捏捏,走路慢慢腾腾。看人时拿袖子挡住半边脸,一转身忽然从袖笼里抽出个手帕,他们是怎样生活的?

小孩子最善于模仿。为了做一回古代人,我翻遍了家里的衣物,唯一有点花样的是铺在床上的床单和枕巾。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,我将枕巾披在肩上,将床单围在腰上,将喇叭花的花芯拉长,挂在耳朵上。然后对着镜子站直,回头一望,细着嗓子喊上一声“小——姐——”。如同灰姑娘穿上水晶鞋,瞬间变身美丽的公主,提前领略了“青春”韶华。

不过床单的效果实在很牵强,裹在身上像个蝙蝠侠,一不小心踩在了脚底下,整个人会绊倒。这时,如果恰巧妈妈推开门,看到房间里七零八落,看到我慌慌张张裹得像个粽子,便会发出一声训斥:不要作了!

探秘——贴片子的魔术

淮安淮剧团宿舍位于莲花巷前方的小鱼市口东街。

莲花巷有个社办小厂。厂里有个仓库似的大会堂,白天开会讲政治,晚上唱戏拉家常。

观看演出的有附近的街坊,也有四乡

儿时记忆看淮剧

刘畅



淮剧——千古韩非照

八邻赶来的乡亲。吃过晚饭,孩子们推开饭碗,来到厂门口,扒在铁门上玩耍;大人们溜达来了;哥哥这些年轻人穿着时髦的喇叭裤,耳朵后夹根香烟,一边嘻笑,一边看着家门口的那个漂亮丫头。

六点钟开始检票。演出门票一角五分一张。有的孩子用钢笔在白纸上描上日期,企图以山寨版门票蒙混过关,被检票的大妈一眼识破,不屑地扔在地上。

但大人们对孩子永远是宽容的。无论在什么地方,少了孩子,就少了点笑声和热闹。孩子们瞅准机会,钻在大人的裤裆底下溜了进去,然后向检票的人做鬼脸,放肆地大笑,奔逐。演出还没开始。我跟着几个胆大的孩子,穿过舞台,来到一个狭长的房间。这是神秘的化妆间。推开木门,一个黄梨样的灯泡照亮了墙壁,墙壁上挂着五彩的戏服,插着弯弯孔雀翎的帽子和长长的胡须。一个女演员坐在镜前,用脂粉将一张

黄脸涂得雪白,用胭脂在眼睛和脸颊处抹上红晕。用毛笔勾黑了眉毛和眼眶。涂嘴唇是点睛之笔,要将唇线收进去一条边,重新勾画成樱桃般精致饱满的红唇。

女演员定好妆后接着贴片子。她拿出长条形的假发,涂上胶水,湿湿地贴在脸颊两边,圆饼脸立即变成了鸭蛋。接着戴发套,用黑色发带在发际处固定绑紧。为了增强效果,在头顶上别上厚重的发髻。整理好头发,女演员打开首饰盒,拿出椭圆形的水晶亮片,一个个插在发际处,再拿出一个摇曳着光辉的凤冠,牢牢别在发髻上。

表演——滚钉板

夜空中繁星点点。会堂里,观众们一边吃瓜子,一边紧盯着暗红的幕布,焦急地等待演员亮相。

孩子们到处乱窜,遭到了一声呵斥。我

们猫着腰,穿过幕布钻到台下,在人群中找了个空档赶紧坐下。

铃声响了,观众安静了下来。

大人们一边看戏一边议论:“那个演丫头的女人不就住在我家前面吗?每天早上,老是看到她,穿一双绣花鞋在巷子弯里弯。到底岁数大了,腰间的肉结鼓鼓的,哪像小姑娘!那个演武士的,不就是东边的老王吗?看看瞧,老王穿上戏服,带上胡须,拿把大刀,还真威风啊。不过,他的戏太简单,叫我上台我也会。看,出场前,跟着几个打仗的走上舞台一字排开。将军每唱完一句,几个士兵跟着‘杀’地喊了一声,然后在舞台上转过来转过去,最后转下台了。”

最引起轰动的表演是滚钉板。戏中的女主角犯了错,将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幕布拉开了,女演员的身后只穿着一件小肚兜。观众席里一片哗然。女人裸露的白花花的后背,辣倒了男男女女的眼睛。不时有人站起来,小孩子干脆离开座位,扒在舞台边上。这女人穿得如此暴露,如此罪恶,活该受到正义的惩罚。这时,执法者一声令下,面目凶狠的狱卒搬来了一块钉板(无数根铁钉穿过木板,每根铁钉足有二寸长)。观众的目光比钉子还要扎人。她满脸大无畏的表情,将后背对着钉板,平躺下来,然后又抱着钉板翻滚,人声愈加鼎沸,鼓点声愈加激烈。大概舞台太窄,她从另一侧翻滚过来的时候,一不小心,竟然从舞台的边缘滚了下来。人们迅速围拢成圈,想看看那女的究竟有没有被铁钉扎伤。自然,不会真的流血。只见那女人躺在地上,低垂着眼睛,白白的后背沾着泥土。狱卒跳下来,将她架回到舞台上,她继续抱着钉板表演。

懵懵懂懂看了一段时间的淮剧。时间长了,熟悉了演员的面孔,熟悉了戏里的布景和戏服,戏剧的情节大体雷同,无非是才子佳人,或是善恶扬善。淮安淮剧团利用简陋的条件,将莲花巷的夜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。